2026.11.23 星期一
主编｜侯赛 版式｜许丽 检校｜叶健升 邝才热
海南日报

行走乡野寻碑录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海岛石头记 守石

在海南乡野间，散落着不少尚未被充分记录的野外遗存，石碑石刻、古塔古桥、石雕木匾静静地藏于村落荒草之中，等待有心人发掘与守护。乐东白沙河谷博物馆副馆长谭麟东是一名深耕海南乡土遗存调查的民间文博研究者。十余年步履不停，他奔走于岛内各市县开展田野调查，寻访碑刻遗存、研读古碑文字、记录濒危文物，打捞海南历史遗存，推动乡土文物保护与科普传播工作。

谭麟东，陵水人，2011年迁居海口，陌生的城市激发了他探寻乡土历史的热情。线上，他担任南海网南海时评特约评论员；线下，他策划组织“寻美海南乡村”采风活动，带领网友走进乡村寻访历史遗迹。一次次下乡寻访，让他对散落在乡间的野外遗存产生了浓厚兴趣，乡土遗存调查从此成为他矢志坚守的事业。

自2012年起，谭麟东系统研习历史文博相关知识，开启覆盖全岛的长期田野调查。古城遗址、摩崖石刻、古牌坊、古塔古墓、古井窑址，还有石碑、石雕、木匾、古陶瓷等各类遗存，都是他的重点调查对象。他跑遍海南各个角落，俯身寻访荒草中的碑刻遗存，仔细记录碑文信息、遗存位置、保存现状，认真研读碑刻承载的历史信息。“很多野外石碑常年日晒雨淋，文字模糊不清，想要完整释读碑文，需要耐心比对、多方考证，虽然枯燥，但是每次完成考证总有成就感。”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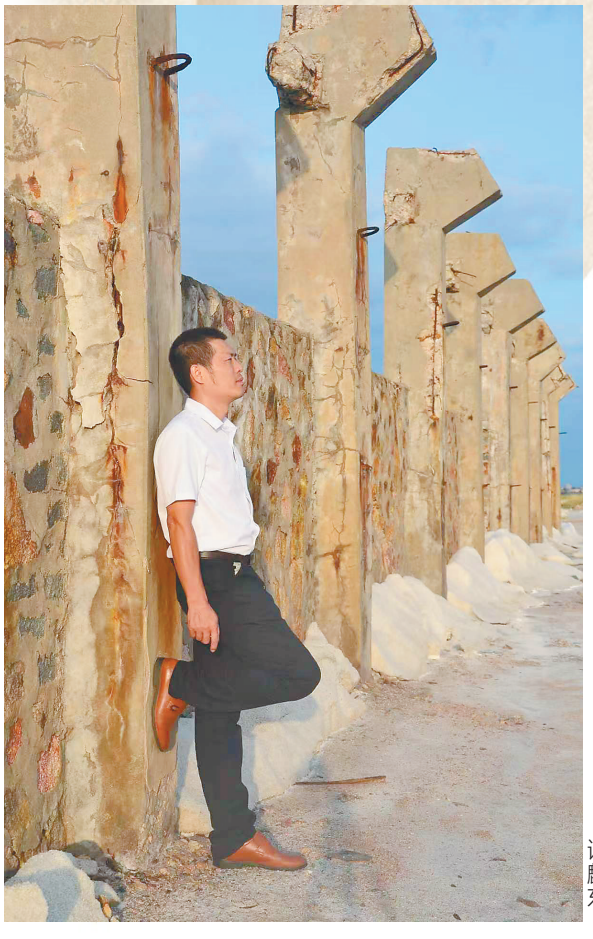
谭麟东在一次次实地寻访中收获诸多重大文史发现。自2017年3月起，他专项开展《张岳崧现存海南题匾初探》深度专题考察，走遍琼北多地寻访清代名家墨宝遗存，在儋州市光村镇油行村开展田野调研时，意外寻访发现两幅极为珍贵的清代名家题匾，分别为清代探花张岳崧、状元李振钧亲笔题写，实属琼岛罕见的状元、探花双匾同存的文史瑰宝。

经谭麟东实地考证梳理，两段尘封的清代海南文人交往史得以重见天日。清道光八年（1828年）农历十月，儋州光村镇油行村李氏宗祠重修竣工，当地知名才子、举人张绩，专程邀请时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的海南探花张岳崧提笔题字，为母亲出生地的李氏宗祠增辉。如今宗祠后殿门楣上悬挂的“李氏宗祠”匾额，字迹遒劲端庄，匾额左侧清晰留存“道光戊子孟冬，李氏宗祠，张岳崧书及印章”的落款，是二人深厚交谊的实物见证。

四年后的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农历十二月，张绩再度奔走邀约，请来道光九年状元、翰林院修撰李振钧题写“保世滋大”匾额，高悬于宗祠前殿，匾额题记“道光十二年壬辰嘉平月穀旦，保世滋大，赐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提督学院安徽李振钧敬题”。因同宗同源，李振钧以“孙”谦称落款，礼韵雅致、文脉悠长。彼时张岳崧与李振钧同为翰林院同僚，两位朝堂名士受儋州才子张绩之邀，先后为乡间宗祠题匾，让这座乡村宗祠集齐状元、探花两大顶级墨宝。

2016年，谭麟东在乐东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民间收藏家，加入白沙河谷博物馆的志愿者队伍，投身民间博物馆的建设运营。白沙河谷博物馆长期免费对外开放，开展社科普及，展示海南民族文化。在这里，谭麟东找到了施展专长的平台，协助馆长承担大量研究编撰任务，深耕文献整理、文物研究工作。

十余载田野深耕，结出厚重的学术成果。谭麟东先后有十余篇文博调查文章刊发于各类刊物，由他主持的2026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南文物拾遗》，依托2014年至2025年持续开展的田野调查资料系统整理而成，全书约20万字，现已顺利结项，即将出版。这部书以实地田野调查为根基，大量专题考察属于海南首次系统梳理，填补多项地方历史研究空白。他对儋州敬字亭、海南文峰塔、塔墓、明代墓葬石像生、石敢当文化以及清代名家题匾遗存等专题的调研，为后续文物普查、线索登记、保护研判提供重要线索。“在我看来，持续多年的实地走访，就是希望把这些容易被忽略的乡土遗存记录下来，为地方文史研究留下扎实材料。”谭麟东说。



谭麟东。



李杰玲在乡间寻访石刻遗存。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解码石头『密语』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散落琼州乡野的石碑石刻、石敢当、石狗造像，是镌刻在大地上的鲜活史书，承载着海南千年民俗变迁与对外文化交融的密码。”从2021年至今，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杰玲怀揣对海南乡土文脉的敬畏，深耕海南乡村田野，踏查百余处民俗石刻遗存，潜心研读碑刻文字、考证历史脉络，让沉寂千年的石头“开口说话”，用心守护海南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2021年，深耕中日文化交流史、日藏汉籍文献研究多年的李杰玲，从日本京都高校研究所来到海南师范大学任教。不同于本土深耕多年的文史学者，她算得上海南石刻研究领域的“半路出家”者，却有着得天独厚的跨界研究视野与深厚学术积淀。多年深耕东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经历，让她跳出地域局限，练就了独特的比较研究视角。

在李杰玲眼中，海南的石刻遗存从不是孤立存在的。调研中，她习惯将海南石敢当、石狗、乡约碑等遗存，与广东、福建、江西等内地省份，以及越南、泰国、日本等地的同类文物对比考证，在跨地域、跨文化的参照中，挖掘海南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与交融性。

为夯实研究根基，五年间，李杰玲的足迹遍布海口、儋州、乐东、三亚等海南多个市县的数十个村落，同时辗转国内十余省市及日韩等国家开展调研，大量的田野素材与学术积累，为她解读海南石刻文脉筑牢了根基。

深耕田野，贵在坚守、难在细致。李杰玲始终坚持“徒步慢调查”的调研方式，用最质朴的方式触摸历史肌理。海南漫长的夏季，烈日炙烤乡野山路，她常年背着装有软尺、笔记本、纸笔和饮用水的厚重背包，穿梭在村落巷道、荒坡草丛之间。

在李杰玲看来，调研“慢一点，才能看得更全、悟得更深”。疾驰而过的探访，极易遗漏藏于墙角、草丛的细微遗存，而徒步前行，能让她完整观察村落格局、宗祠排布、水塘路网等整体风貌，再聚焦土地祠、石刻造像等微型民俗文物。“每到一村，我习惯走访高龄村民、倾听乡土传说、搜集族谱文献，结合地方志与中外学术成果交叉印证，以点面结合的调研方式，读懂一块石碑背后的岁月厚度与人文底蕴。”她说。

读碑研史，需要下苦功夫，还要耐得住寂寞。李杰玲始终坚守手写抄录的传统治学方式。相较于便捷的拍照存档，她更执着于逐字逐句人工誊写碑文、考证文字释义、辨析碑文深意。乡村石碑多露天散落，常年风雨侵蚀、阳光暴晒，时常出现碑面反光、字迹模糊的情况，突发的雷雨天气也常常打断调研进程。为完整录下一块石碑的全部文字、精准解读碑文内涵，她常常多次前往一个村落，耗费一整天甚至数日深耕细研。

看似笨拙的坚守，藏着治学的赤诚与敬畏。在李杰玲眼中，散落乡间的石刻遗存都是鲜活的“无字史书”，近五年的田野踏查中，她已统计记录近100尊海南石敢当遗存，系统搜集整理了大量功德碑、乡约碑资料。每一次草丛寻石、每一回俯身研读，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冰冷的石刻纹路里，藏着海南先民的生活习俗、乡规民约与文化记忆。